

威伯福斯的召命——英國廢奴運動的興起

《時代論壇》1052期 (28/10/2007)

●關啟文

英國的廢奴運動的主要源頭是宗教信仰，這是不少世俗歷史學者傾向忽略，但也不容否認的事實。約翰·衛斯理在一七七四年寫了一本小冊叫《對奴隸制度的思考》，這是最早期公開反對奴隸制度的一個聲音，後來循道會在一七八〇的大會強制他們所有海外的牧師都要釋放自己的奴隸。而英國最早期的廢奴委員會也是由六名貴格會友（Quakers）組成。

其實威伯福斯（1759-1833）對廢奴運動的獻身，也和他的福音信仰分不開。他九歲喪父，母親把他送到他的叔叔在溫布頓的家裡，他年少時在那裡已受到福音派信仰的影響（如 George Whitefield 的宗教復興），也認識了約翰·紐頓。然而這種影響是短暫的，因為當時上流社會都不喜歡福音派，認為他們是宗教狂熱分子，所以威伯福斯的母親馬上把他帶回 Hull，接受更為「正常」的教育，不久，威伯福斯也喪失了他的信仰，只是向著一般的世俗道路進發。

一七七六年十月，威伯福斯進入劍橋大學的 St. John's College，輕鬆和愉快地度過三年，沒有甚麼嚴重的墮落，但也沒有苦讀，反而很投入那裡的社交生活。一七八〇夏天，廿一歲的威伯福斯參選 Hull 的國會議席，原本勝算不大，但他的個人魅力和雄辯口才使他成功。之後他在不同選區任議員共四十五年之久，包括於一七八四當選了約克郡（Yorkshire）議員。一七八三年十二月，他的好友畢特（William Pitt）成為英國有史以來最年青的首相，當時只有廿四歲。

一個偶然的決定卻改變了威伯福斯的一生，一七八四年他與家人歐遊，邀請了以前劍橋的導師 Isaac Milner 同行，他不料到 Milner 竟是認真的福音派信徒，他初期也是認為只要作好人就足夠了，又何必去深究那些陳舊和深奧的神學教義呢？而且那些道理在現代的理性時代不是顯得過時嗎？然而與 Milner 長時間討論信仰，使他重新認信基督教的真理，他也感受

到福音的呼喚和自己的罪污。經過內心兩年的掙扎，威伯福斯在一七八六的復活節把罪擔放下，守第一次聖餐。他經歷到神的恩典，感受到清晨的大自然好像在合唱一首讚美和感恩的詩歌。

自此威伯福斯的虔誠信仰就成為他一生的指導，他認真悔改歸主前不是甚麼壞人，也對黑奴的苦況略知一二和抱同情的態度，但他或許沒有想過會一生獻身這場鬥爭。信仰給了他新的異象和使命感，最近為他寫傳記的作家 Eric Metaxas 這樣說：「在一七八五年，他二十六歲，處於政治事業的高峰，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些深刻和戲劇性的事情。可以這樣說，上帝打開他的眼睛，給他顯示另一個世界，這樣做幾乎是與他的意願相反的。威伯福斯看到上帝的真實——耶穌談到的天國……他看到所有男人女人都是照著上帝的形象被造，生而平等，所以都是神聖的。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是他們兄弟的守護者。他看到我們一定要愛鄰舍如自己，而且我們想別人怎樣待我們，我們一定也要怎樣待他們。」（*Amazing Grace: 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Heroic Campaign to End Slavery* [Oxford: Monarch, 2007], p. xvi）

經過兩年，威伯福斯的使命感更為清晰和強烈，他在一七八七年十月廿八日的日記寫道：「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

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他明白我們「需要一位國家道德的改革家，他要在这地的高位揚聲，……正如衛斯理在大眾裡所成就的那樣。」他在一七八八年的日記中寫道：「我的道路，是公眾的道路。我的職責是在這世界裡；而我必須融入人群，否則就是離開上帝指派我的崗位。」

就是這個召命，驅使威伯福斯在一七八七年十二月，在議會中宣佈他在一七八八年初就會提出廢除黑奴買賣的議案。這為英國的廢奴運動揭開序幕，威伯福斯開始時非常樂觀，在一七八八年一月寫信給朋友時還說對自己的勝利毫無疑問，他可料不到前面的是漫長的鬥爭和幾許灰心和失落的經歷，支持著他的就是他從上帝領受的召命（當然還有他十年後才認識的太太 Barbara Spooner）。

（「威伯福斯、福音信仰與黑奴解放」系列之二）

